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 第六十一回 韓春蓀白衣中狀元 楊三弟赤身召仙子

蔣寇元帥可足足等，自白藤班師，回至紫都。王御奇偶門受賀。命將韓火等，斬於紫都門外。百官稱賀已畢，於是頒行十道，圖注年貌，捉拿韓水。時左丞相花容，已定禮闈之典，三年一試，以三月初三日為頭場，初八日二場，十三日三場。准中原例，以先一年八月，每道舉士五十名，名秋闈。凝命六年，庚戌，大比之期，以趙無知為正總裁，玉和聲為副總裁，榜發日，足足查無韓春蓀姓名，大怒，嚙至無知府中，曰：「當今才子只有這個韓春蓀，嫉家已將狀元許他，今通榜無名，相公的眼珠兒應挖了。」遂向懷中出那白藤凱歌擲案上，無知看了亦詫為奇才。因笑向足足曰：「詩是好詩，只是文章之事有一日所長，即有一日所短，應試之卷或做得不佳，故取錄不著。人生遇合，遲早有命。具此奇才，終久必發跡的，娘娘不須著惱。」足足曰：「嫉家信之平日，不信應試的卷便不佳。只是你的盲試官不識貨是真，何不將他落卷檢出來，待嫉家與母親看過，如果不佳，任你丟了，或是佳的，嫉家奏聞主上，改過這榜，要中頭名才休，不然嫉家便鬧將起來，另換過明眼試官，將從前取錄的抹除不算，鬧得你這大總裁沒臉。」無知笑曰：「好娘娘，勿使性子，今依著娘娘的話，搜著遺卷。如果佳時，任娘娘參了嫉家，不敢怨的。」足足忿忿地去了。無知沒奈何，使玉和聲遍搜遺卷，搜來搜去，並無其人。又閱白藤貢士的姓名，亦並無所謂韓春蓀者。和聲回明無知，無知使人邀足足至曉之。曰：「娘娘你錯罵了嫉家了。」足足曰：「這卷果然不好麼？」無知曰：「非也。只因這韓春蓀，去年不曾中得秋闈舉人，無從來都會試，教嫉家何處中他。到底嫉家的眼珠兒牢固些，不應挖的。」足足呆了半晌，向無知拜了幾拜曰：「是嫉家得罪了相公，相公無怪。敢問相公取錄白藤道舉人的是誰。」無知曰：「自然是白藤太守紹緯取的。」足足大怒，即攜那兩首凱歌上奏，定要治那紹緯屈抑人才之罪。王閱罷那凱歌十分稱贊，不禁慨然歎曰：「朕作秀才時，應鄉試每為同考官所困，而弗獲見申於主考。蓋天朝主考皆詞館中英特之選，去詩書未遠，雖藻鑿不同，而不至無狀如此其極。而房官皆風塵俗吏，案牘塞其肝腸，勢利薰其志氣，珠中揀目，妍裡揀強，薦於主考。主考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，曰只此而已，捨此別無所謂珠，無所謂妍矣。嗚呼，任汝抱文章而向秋風痛哭，彼且銜杯掩耳得意自鳴。嗚呼，安得文章生兩翼，飛至主考眼前，而邀其一盼也。朕曾有句雲：「但得相如聽一曲，綺琴長碎也甘心。可以怨矣。故所薦之卷〔佳〕，而至於被黜文必不佳。其不薦者每反多泣鬼神，爭日月之作。我笏山鄉會試皆不用同考官副取，而正中以為法之善者，可惜人才未敷，鄉試權用地方官主之，致韓春蓀抱奇才而屈於鄉薦，則朕之過也。」言罷，不覺流下淚來。足足正笏而頓首曰：「才高命蹇，天下當不止一春蓀，幸無以臣妾狂言，傷陛下懷抱。」王遂降旨，將紹緯降為關守，立召韓春蓀至都，附名榜末，一體殿試。

春蓀自秋闈失意，悒鬱無聊，惟與芳蓮痛飲，耳熱歌烏。驟聞召下，立束裝赴都，殿試一甲，遂點狀元。時謂之白衣狀元。狀元春蓀，原韓莊人，父母早亡，遭潛光之難，與姐姐芷香，深夜逃出，竄荊棘中，中途相失。春蓀流落白榕鄉，芷香為人拐去，買與黃石莊玉大用家為婢，大用死於難，黃石侯壽官時恤其家，見芷香愛而取之，酬以重價。會楊三弟有寵於壽官，使事三弟。那三弟，本韓吉姐夫人媵婢，長得千嬌百媚，放誕風流。壽官惑之，請於吉姐，納為娘子。初事吉姐甚謹，漸恃恩寵，無忌憚。壽官乃築宅返樓以居之，白日去梯，淫於樓上。吉姐怒，率諸婢備梯登樓，見屏圍四面，皆繪男女交合圖。壽官三弟，赤體嬉其中，不顧吉姐。吉姐氣得說不出話來，乃使婢鞭三弟，為三弟擋鞭。吉姐看不過，長歎一聲，下樓去了。三弟自是深恨吉姐擅探壽官廢之，而懼嬌鸞，乃私購毒藥，使芷香毒吉姐。芷香偽諾之，而密泄其謀於吉姐。吉姐乃稟嬌鸞，及雲太夫人。太夫人怒，使嬌鸞撲殺三弟。壽官跪而請曰：「若殺三弟，某與同死。」嬌鸞乃幽三弟於別室，鐵鑄其扉，永不許與壽官見面。壽官私使芷香潛進飲食，自乃鑿壁為小穴，蛇行而入，與三弟淫於幽室中，而吉姐不知也。及王正位紫都，凝命四年，召嬌鸞回宮，壽官益無所憚，乃發扁出三弟。太夫人責之，卒不悛，忿激成疾。而三弟又招女巫梁婆胡於府中，使行法於忘返樓以咒吉姐。婆胡又飾美男子三人為弟子，這三人皆牢關邑人，許姓，一名小蠻，一名粉兒，一名朵兒，使潛居樓上，與三弟奸。壽官知之，三弟懼，乃使三許以後庭疊媚壽官。壽官大悅，使三許自相淫，扶三弟觀之，以為樂。時太夫人病甚，吉姐日侍湯藥，婆胡為三弟畫策，偽往請太夫人安，而陰置毒於藥中，以毒太夫人而誣吉姐。芷香知其謀走訴黃石太守丁勉之，勉之大驚，乃匿芷香於衙中，即擺道往竹山，候太夫人病。剛至侯府，府中鬧吵吵，已將吉姐捆縛。壽官言太夫人中毒身死，皆由吉姐，即將吉姐交丁勉之帶回衙中，審出真情，請旨定罪。勉之從之。襄理太夫人葬事粗畢，即將吉姐、芷香親解回都，以真情奏聞。王大怒，下旨，命著翹伯紹秋娥往拿壽官、三弟，及婆胡師徒等回都對獄。秋娥帶兵一千，令丁勉之為前隊，出都去了。

是時，芷香至都聞新狀元姓名與己之弟相符，大疑，又恐有同姓同名的，乃稟知吉姐。待其跨馬遊街薄觀之，骨格神情有些彷彿。然多年隔別，容色自是不同。又浼人向禮部查其三代，確無可疑。於是改扮男妝持名帖往狀元府，以同宗誼拜謁。主賓坐定，春蓀先問曰：「敢問宗兄祖居何處，來都幾年？」芷香曰：「學生原韓莊人，父母早亡，兵燹之餘，與幼弟春蓀逃難，中途失散，學生羈身黃石，舉目無親，今黃石侯弑母誣妻，大興訟獄，學生本玉家門下客，赴都作證，聞狀元才識過人，願求指教。」春蓀聞語，沉吟了半晌曰：「宗兄令弟的名，與某符合，敢問尊翁台諱。」芷香歎曰：「學生故母田氏，故父伯貞，同年去世。時學生年才十歲，弟年九歲，今梗跡萍蹤，杳無消息，可歎人也。」春蓀大疑，兩眼瞪瞪的看定芷香，潸然淚下，芷香曰：「學生狂言得無冒觸狀元乎。」春蓀曰：「非也，緣先父母，與宗兄的先父母，名氏從同，某又與令弟同名，某有一姐姐小名妥兒，亦逃難相失。聞宗兄語，根觸中懷，是以下淚。」芷香泣曰：「妥兒即我是也。」遂相對大哭。各訴各人的別後行蹤。時芷香隨韓吉姐夫人，居趙無知相府中。春蓀即親送芷香回相府，叩謁座主趙無知，備陳姐弟始末。芷香性聰慧，應對雅捷，無知以故，使過山真妃翠屏。翠屏愛之，為姪山正求婚，遂聘之，待訟結後完婚。